

MUSEUM
PLANET

博物馆星



HIROE SUGA

(日)

菅浩江

丁虫

著

永遠の森
博物館志生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博物馆行星

(日) 菅浩江 著
丁丁虫 译



EIEN NO MORI—HAKUBUTSUKAN WAKUSEI

Copyright © 2000 Hiroe Suga

This book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yakawa Publishing Corporatio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博物馆行星 / (日) 菅浩江著; 丁丁虫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5.7
ISBN 978-7-5133-1837-2

I. ①博… II. ①菅… ②丁…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日本—现代
IV. ①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42724 号

博物馆行星

(日) 菅浩江 著

丁丁虫 译

选题策划: 雅众文化

特约编辑: 陈 彻

责任编辑: 汪 欣

封面插画: 刘光超

装帧设计: hanyindesign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 3 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 3 号楼 100044

印 刷: 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10mm × 1230mm 1/32

印 张: 9

字 数: 224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7 月第一版 2015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1837-2

定 价: 36.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更换。

目录

1	天籁的知音
35	这孩子是谁?
67	夏衣之雪
99	祈候天赐的手型
121	拥抱
149	永恒的森林
177	说谎的人鱼
205	闪亮的星星
241	情歌

天 籟 的 知 音

即使不从罗马神话的角度来解释“爱与美的女神”这一名称，仍旧会有人认为博物馆设在金星上。这也难怪。毕竟，作为人类已知的宇宙中最宏大、最庞杂的博物馆，而且还有“阿弗洛狄忒”^①这种过时的名字——难道它还能在别的什么地方吗？

希腊神话中的爱与美的女神，其实相当无聊。在传说中，她一直追求阿多尼斯^②，也一直在嫉妒普绪克^③，是位很喜欢惹是生非的神明。虽然我也知道多神教的魅力就在于把神祇的凡人性演化为庸俗喧闹的戏剧，但我还是忍不住要怨恨给这里起了这样一个名字的人，特别是当博物馆也如同希腊诸神一样嘈杂的时候。

① 阿弗洛狄忒：希腊神话中的爱与美的女神，在罗马神话中被称为维纳斯；另外，金星也有维纳斯的别名，所以会有人认为博物馆在金星上。

② 阿多尼斯：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得到女神阿弗洛狄忒的眷顾，被藏在桃金娘中托给冥后珀尔塞福涅抚养，但是随后珀尔塞福涅也爱上了他，两个女神为此争执不下，最后宙斯决定：一年中阿多尼斯同珀尔塞福涅生活三分之一时间，同阿弗洛狄忒生活三分之二时间。

③ 普绪克：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女，因其美貌引起阿弗洛狄忒的嫉妒。阿弗洛狄忒令自己的儿子厄洛斯（罗马神话中的丘比特）去惩罚她，然而厄洛斯一见到普绪克便深深爱上了她，并与她结为伉俪。

上个星期，博物馆里发生了一场围绕钢琴的大骚乱。人们不远千里把有着“九十七键的黑天使”之称的绝品钢琴——贝森多夫帝王大钢琴从小行星带开发基地搬来博物馆进行展示，结果由于涉及究竟该由哪个部门进行展示的问题，导致了一场至今无法收拾的动乱。音乐与戏剧的管辖部门“缪斯”^①认为，既然是钢琴，理所当然应该归自己；而绘画与工艺管辖部“雅典娜”^②却认为，这架钢琴体现了人类历史上的技术发展，应当属于工艺展品范畴。双方针锋相对，寸步不让，可怜黑天使至今还被捆在包装箱里，躺在仓库睡大觉呢。

在这场风波中，置身事外的只有“德墨忒尔”^③。不过，与其说这种独善其身是因为动植物部门与钢琴没有一点关系，还不如说是因为前些日子他们闹得太凶了，不得已要休息一段时间来恢复元气。就在三个星期前，绝对零度室的接缝和八十倍气压室的通风管同时发生故障，导致德墨忒尔辛辛苦苦搜集来的植物珍藏品都陷于濒死状态。由于这个事故，德墨忒尔发动了全体职员，轮番向我这边的综合管辖署发起进攻，要求重新计算保险金并大幅追加他们部门的预算。说起来，他们就像是、就像是……像是什么来着？

——摩涅莫辛涅^④，连接开始。检索数据。喏，就像这样：养在笼子里的、一直叫着“你好、你好”的……

——鸚鵡或者八哥。需要图片吗？

啊，不用了，这样就可以了。那些家伙就像八哥一样反反复复、反反复复一直叫，直到他们自己也叫得筋疲力尽为止。要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德墨忒尔那些不省事的東西肯定也会跳出来，找些莫名其妙的

① 缪斯：希腊神话中掌管科学、艺术、音乐、文学、史学等九女神的总称。

② 雅典娜：希腊神话中的智慧女神，也是农业与园艺的保护神。

③ 德墨忒尔：希腊神话中的谷物与丰收女神。

④ 摩涅莫辛涅：希腊神话中的早期神祇，十二泰坦之一，记忆女神，九位缪斯之母。

的理由，比如说“钢琴是以树木为原料制作的，当然应该由动植物部门负责”，加入到争夺展示权的战斗中来。

这种局面已经够让人郁闷了，再加上来自“稻草人”的传唤……这个传唤绝对不会有有什么好事。绝对、一定、不是好事。

田代孝弘重重叹了一口气，开口说。

“不行啊，连日记都写得这么傻……摩涅莫辛涅，全部取消吧。取消之后断开连接。”

——了解。

柔和的声音直接在孝弘的内耳里响起。

然后，按孝弘的出声指示，直接连接型数据库服务器“摩涅莫辛涅”终止了对孝弘近乎下意识的思考电位监测，切断了与他的直接连接。

夜色中，孝弘忽然发现外面只有自己一个人。从居住区到“阿波罗”^①综合管辖署的自动道路上，除他之外，一个人影也没有。观光道路上同样也没有任何人。只有街灯星星点点地亮着。

很安静啊，孝弘想。博物馆的气温总是保持在 20 度，凉爽宜人的气候让人的心情也不禁跟着轻松起来。落户在这个博物馆的美术品、工艺品，还有所有动物、植物，其实同观光客的喧闹、同学艺员的嘈杂没有一点关系，它们都生活这样的恬静中……

博物馆“阿弗洛狄忒”漂浮在地球与月球间的第三拉格朗日点^②。人类从小行星带强行拖来一块与澳洲大陆差不多面积的巨大岩石，把

① 阿波罗：希腊神话中主神之一，司掌光明、青春、艺术、诗歌、音乐、预言、医药、畜牧等。

② 在天体力学中，拉格朗日点是限制性三体问题的五个特解。在两个环绕运行的天体之间，可以将第三个天体（质量忽略不计）放置在拉格朗日点上，使得这第三个天体与前两个天体始终保持相对静止。

所有能够搜集到的动物、植物、绘画、音乐、戏剧等一切统统集中保存在这里。同时，为了妥善保管所有搜集来的物品，人类发挥出最高级的技术能力，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模拟每一种物品所需要的环境。重力由量子黑洞提供；岩石上本来就存在的凹地改作海洋，险峻陡峭的地方改作山峦，如此等等。在这里，既可以看到用于火星地球化工程的奇异植物悠然生活在与那个红色星球同样的环境中，转回头又会发现本该生活在马里亚纳海沟底部的通体洁白的海虾正在一旁欢快地游泳呢。

不过，如此完备的环境控制也并非仅仅为了动植物。比如说，年代久远的绘画必须要在严格的空调管理下才能保存更长的时间；而曾经风靡一时的低重力戏剧^①如今眼看着只剩下作为研究资料的价值，偌大的宇宙中也只剩下这里才有常设的舞台能让它们一遍一遍地重演。

简而言之，博物馆的目标，就是搜罗一切能够吸引人们前来游览参观的东西。

不过，如果只是把所有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搜集过来，很容易背上一个“杂货铺”的名声。而阿弗洛狄忒之所以能够避免这样的诽谤，则要归功于阿弗洛狄忒本身所具有的学术研究能力。

以希腊神祇的名字命名的三个专业部门，各自都配有专业的数据库服务器，并且同样都有着美惠三女神的名字。负责音乐与戏剧之类文艺形式的“缪斯”，配备的是光芒女神“阿格莱娅”；绘画工艺部“雅典娜”，配备的是喜悦女神“欧佛洛绪涅”；动植物园“德墨忒尔”配备的则是花卉女神“塔莉亚”。这三个数据库服务器分别协助各自部门进行分类鉴定与收纳保存工作。

但是真正的工作却并没有这么简单。所谓艺术，很大程度上都是一些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东西，即使借助于能够处理海量数据的计

^① 低重力戏剧：作者虚构的一种利用太空中低重力的特点进行表演的戏剧。

算机系统，要想从浩如烟海的资料中查找到对应的东西，也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所以说，真正让阿弗洛狄忒得到很高评价的，最终还是要归功于学艺员中的那些直接连接者。那些直接连接者都接受过大脑外科手术，能够与数据库进行直连。对他们而言，只要在自己的脑海中浮现出形象，计算机就可以检索数据了。

举个例子：譬如新送来的青瓷，乍一看感觉比较熟悉，似乎以前在哪里看过，但一下子又想不起来。这时候如果要手动输入检索条件去查找信息，那可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虽然在感觉上可以说这件青瓷的墨纹、颜色、形状等与过去见过的东西比较相似，但问题在于要把这种很个人化的体验用语言或者图形表现出来，然后再输入到计算机里，不花费难以想象的时间和精力是办不到的。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这根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如果是与欧佛洛绪涅直连的雅典娜学艺员，问题就简单了。首先，只要在头脑中思考“就是这样的形状”——如少女的肩般圆润；接着，“用在佛寺里的”——绚丽的釉彩光泽；最后，“以前在哪里看到的呢……”——只要这样就可以了。接受了检索任务的欧佛洛绪涅会捕捉学艺员头脑中每一个突然闪现的思考电位，随后就可以在浩如烟海的数据中把最终需要的东西找出来。

其实，上面的例子还没有真正体现出直接连接的威力。在一般情况下，这种直接连接的方法只限于列出相似的事物，但有时候也会得到意料之外的结果。

比如说，如果没有阿格莱娅以及具备敏锐直觉的缪斯学艺员，那么对流行于 21 世纪初叶的、作者不详的塔希提歌谣《请在我身边倒立》，恐怕至今也不会有任何令人信服的解释。

缪斯学艺员觉得这首歌的前奏听上去很熟悉，于是在阿格莱娅中检索“像这样不断上升的曲调”。虽然符合这一条件的乐曲非常多，

检索出的结果数量非常巨大，但当把怪异的歌词“大门牙的你”作为相关的检索条件来限定范围的时候，芭蕾音乐剧《胡桃夹子》中的《大团圆》这一曲目就展现在眼前了。《胡桃夹子》是圣诞节时人们最喜欢的节目之一，再考虑到芭蕾的起源地……这样一来，所谓“倒立”实际上是对北欧发生的十二月事件的暗喻也就浮出了水面。于是这也就证明了，这一首歌谣表面上看来不过是诙谐幽默的恋爱歌曲，实际上却隐含着社会批判的黑色内容。在这一研究成果发表之后，地球上的历史民族文化研究学者们也终于开始对美术领域的直接连接学艺员刮目相看了。

但是，《倒立》的例子同样也显示出了艺术的极端复杂性。所谓艺术，其实是历史、风俗、民族、文化等各种范畴的混合产物。工艺品的纹理，既可能与绘画的技法相关，也可能与植物学相连，还可能取材自著名的神话或者诗歌。凡此种种，虽然可以用“分类”这样一个词来表述，但实际上却无法分类到任何一个专门的部门中去。

正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才建立了总揽各个部门的、孝弘所属的名为“阿波罗”的综合管辖署。这个部门中的学艺员相当于学界所说的综合学者。在录用过程中，考核的内容不仅仅局限于艺术，社会常识和杂学方面的知识也相当重要。

阿波罗存在的意义就在于要以一种超越狭隘分类的至高视角来分析研究最为广义的“艺术”一词所涵盖的广大事物，因此，这一部门的学艺员都被赋予了超越其他部门的裁量权限，同时他们连接的电脑“摩涅莫辛涅”也在硬件上拥有总览美惠三女神系统的能力。摩涅莫辛涅拥有高于三位女神的权限，在学艺员的指令下可以自由介入到下属的各个系统中。

但过分突出精英分子也会带来一些副作用，其中之一就是在客观上把他们变成了下辖各部门的纠纷调停者。这一点阿波罗的学艺员都

有抱怨，孝弘当然也是其中一个。虽然孝弘自己也知道，既然被赋予了优越的权限，也就需要面对各个独立部门内部无法解决的问题。但是作为孝弘的上司，总应该有一点同情心吧？哪怕只是设想一下在讨论货物归属权的会议上压制各部门之间的争吵有多困难，也应该理解自己的操劳了吧？

马上就要进入官署了。上司会把怎样的难题推给自己呢？鬼才知道。不知怎的，孝弘总有一种很不祥的预感。

怀着绝望的心情，孝弘走进官署的大门。

与外表庄严大气的人造大理石不同，官署内部彻底暴露出主导官员的庸俗口味。虽然名义上阿弗洛狄忒是半民半官性质的设施，但凡是观光客目光所不及的地方，全都归官方所有。

孝弘穿过冷色调的走廊，来到所长室的门前。他深吸了一口气，推开所长室的门。门里，在办公桌上堆积如山的图书资料后面有一颗圆圆的脑袋，脑袋上飘动着几缕少得可怜的头发表。

“您找我？”

听到孝弘的声音，桌子后面的亚伯拉罕·柯林斯站了起来。他的身体细细长长的，套在过分宽大的西服里，简直都可以在里面游泳，而四肢却又从尺寸不足的袖子和裤管里伸出来。整个人身上最醒目的就是那张光润的圆脸，再加上他的双臂一贯喜欢夸张地张开，配上那副笑嘻嘻的表情，和稻草人一模一样。

“你好啊，孝弘。美和子很好吧？这里有一件很适合新婚丈夫的好工作等着你哦。”

“哪儿会有什么好工作啊。”

“不要说这么没意思的话嘛，确实是件很值得去做的工作。”

亚伯拉罕示意孝弘坐到椅子上，但孝弘并没有理会，只是扬起眉

毛说：“所谓很值得去做的工作，实际意思就是很棘手吧？”

“唔……你一定要这么想，倒也不算错。不过这也不很有趣吗？这工作可是我为你度身定做的。你先坐下吧。”

孝弘把散在椅子上的拍卖商品目录拨到地上，一脸不高兴地坐下去。亚伯拉罕在自己桌子上的电脑终端前手忙脚乱地捣鼓起来。

“后天的飞船会带来一张画，很有……那个什么……很有说头，也挺复杂。奇怪，要给你的东西在哪里……啊，找到了。好了，现在先把资料给你看看。”

亚伯拉罕这样的官员大多都是从美术协会之类的地方空降来的，没有直接操作数据库的能力。他从桌子后面走出来，衣服领子上别着麦克风，以便向终端输入指令。

“连接摩涅莫辛涅，检索给田代孝弘准备的文件。”

完了，被点名了。孝弘暗自叹了一口气。看来自己不可能推掉这份工作。

房间里的光线逐渐暗淡下去。右面的墙壁上逐渐显出一幅图画。

“这就是那幅画，考耶恩·李所作的《童稚曲》。在进一步说明之前，想先听听你的第一印象。这可是一幅块头很大的作品。”

亚伯拉罕双手背到身后，得意地笑着。

墙上映出的这幅画，一言以蔽之，是幅抽象画。看上去画家似乎是从颜料软管直接挤出颜料涂在画布上的，满眼都是不规则的线条和色块。

“唔……我要查过欧佛洛绪涅后才能说得清楚，不过目前至少感觉它有一些怪异的地方。说它是抽象画，可与一般的抽象画又不大一样……似乎是没有经过任何构思随手画出来的，但是与奉行不拘思的不定形艺术派作品又有什么地方不大相同……”

“换句话说，这幅画只是在随手乱涂乱画，基本不具有任何美学

价值，是吗？”

“唔，差不多。”

“没错，专业的美术评论家也都这么说。如果检索数据库，你也会发现，考耶恩·李根本不是画家，只是个无名的作曲家。三年前，他在画了这幅画之后不久就过世了。”

亚伯拉罕说完这几句就不说了，只是笑嘻嘻地看着孝弘。孝弘有点不耐烦，可是为了让话题继续下去，又不得不给上司帮腔。

“既然是业余画家画的无价值作品，为什么要拿到这里来？”

“你这问题问到点子上了。”稻草人用力挺了挺消瘦的胸脯，“李死了之后，给医院留下了这幅画。其实这幅画是在所谓绘画疗法的环节中画的。他在萨克斯纪念医院的脑神经科病房度过了自己最后的时光。”

墙上的图画变成了李的自画像。那是个老年男子，深陷的双眼显得炯炯有神，嘴唇薄薄的，嘴角高高吊起，仿佛现在都能听到他用高亢的声音说话。

“医院在整理房间的时候，把这幅占地方的画在走廊临时放了一下。然后，唔……”

亚伯拉罕又故意停了下来。孝弘可没有心情陪他玩第二次了。稻草人等了一会儿，看看实在没有人接话，终于不情不愿地开了口：

“这幅画就那么靠在走廊上，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它的前面聚集了一大群患者。整个局势可以说一度无法控制。”

“都是脑神经科的患者？”

“对。不过，虽然说是是一大群，其实也就是几十个人，整个脑神经科大楼可有三千多号患者。但问题是，这些人都在喃喃自语，说这幅画是全世界最伟大的杰作。”

孝弘禁不住苦笑起来。

“在脑神经科那种地方，像这样的事情应该很常见吧。只要有一个人说好，很容易就会导致群体性歇斯底里……”

亚伯拉罕举起皮包骨头的手摇了摇，拦住孝弘的话。

“不是你以为的那种癫狂状态……而且，最先说这话的人可是布里奇特·哈伊阿拉丝。”

“哈伊阿拉丝？是那个一向以言辞尖刻著称的美术评论家？”

看到孝弘惊讶地挺直了身子，稻草人满意地眯起了眼睛。

“正是！去年去世的时候，你也以艺术家同事的身份出席了她的葬礼。哈伊阿拉丝因为慢性偏头痛住院治疗……瞧，这就是她对《童稚曲》的评价。”

神经质似的李的画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行行文字。这是一篇刊登在美术杂志上的文章。作为极具知名度的评论家，哈伊阿拉丝一生中评论过无数作品，只不过其中的绝大部分都受到她辛辣的讽刺，但这幅业余画家所作的《童稚曲》却得到了她毫无保留的最高评价：

“……这是音乐，不，是天籁！这世上所有只能靠耳朵来听的音乐，都会在这幅画面前黯然失色。我真渴望能在医院的走廊里一直站到时间的尽头。为了观赏这幅画，我情愿放弃这世上所有东西。我徜徉在色彩里的荡漾旋律之中，沉醉在无法言表的醉人音色里。良久良久，当我终于长吁一口气，从恍惚出神的状态回到现实中的时候，突然发现身边已经站满了人，他们和我一样为这幅画所折服，屏息静气地看着这幅画。在这些无言伫立的人当中，甚至有那种平日里根本无法控制自己狂乱情绪的男子。后来医生告诉我说：‘只有在使用强效镇静剂的时候才会看到他脸上如此平静的表情，这实在太不可思议了’。但是在我看来，医生们居然会说出这种话，居然感受不到这种无上的幸福，这才是真正不可思议的事情。医生们显然并不知道，当我们在观赏这幅画的时候，我们已经被它引导到了天堂——彻底的、

纯粹的、没有一丝杂质的幸福天堂。沉浸在如此美妙的天籁里，我们忘记了一切疾病与苦楚，只剩下至高的美丽与无上的幸福环绕在我们的心上。”

文字窗口渐渐缩小，然后一个新的窗口打开，李所作的那幅绘画重新投影在墙上。

孝弘摸着自己的下巴，陷入了沉思。

无论怎么看，这幅画也不像是能让哈伊阿拉丝如此迷恋的作品。音乐这一比喻，一般而言常用于评价富有节律性的绘画作品，显然与眼前这幅画搭不上半点关系。

“她到底看中了这幅画的哪一点，给它如此高的评价呢？”

房间重新亮了起来。亚伯拉罕低声发出指令，关闭了画面，然后带着一副这就是你的工作了的神情，对孝弘说：

“确实，大多数人都和你一样困惑，但哈伊阿拉丝毕竟是评论界赫赫有名的人物，如果随随便便反驳她的意见，肯定会招致尖刻的反击，搞得不好还有可能被逐出艺术界，所以没人敢反对。相反地，已经有评论家附和哈伊阿拉丝，从不定形艺术——就是你刚刚也提到的那个玩意儿——的角度来分析、赞美这幅画了。”

“这算什么？根本就是穿着新衣的国王嘛！”

孝弘脱口而出。对这种在各派系间见风使舵的事情，他已经不知道烦恼多少回了。

“比喻得很恰当啊，说不定哈伊阿拉丝真的只是在夸一件谁都不见的衣服吧。无论如何，这幅画当初是医院转让给她的，现在她既然过世了，这幅画也就成了她的遗产。医院方面好像想趁这个机会把画买回来，说是要详细研究它为什么能够安抚患者的情绪。但是另一方面，由于这是为数极少的得到著名评论家哈伊阿拉丝褒誉的作品，所以已经有夏威夷富商提出要以高价购买收藏了。听说那个富商是日

本人，唉，这些日本人啊，真是把美感全都丢到 19 世纪去了，也不看看东西到底怎么样，只要听说有好的评价就拼命往自己的保险柜里塞……”

“您这话说得可真……”

“啊啊，对不起，我忘记你也是日本人了。”

被孝弘一提醒，亚伯拉罕有点尴尬，干咳了几声。

“所以你是要我告诉我那个同胞，这国王实际上根本没穿衣服？”

“当然不是啦。如果只是这么简单的话，那谁都可以去，反正哈伊阿拉丝女士已经死了，没必要再怕她的反驳了——你的工作远比这个重要得多。要你做的是找到这样一个问题的答案：国王到底是真的没穿衣服，还是穿着一件谁也看不见的透明服装呢？”

“也就是说，要我找出这幅画的美妙之处？根本不可能！这幅画根本没有一点艺术价值。”

亚伯拉罕皱了一下眉头，随即又换上了原来的笑脸。

“要用心、用心、再用心。不要那么简单下结论。你要知道，人们将根据这一次的判定结果来确定这幅画是否具有亘古不变的价值，而且阿弗洛狄忒存在的目的之一，本来就是要积极接受充满挑战的鉴定委托——这可是管理委员会的结论。”

“哦……”孝弘懒懒地应了一声。

亚伯拉罕无聊地摇着身子，圆脸上浮现一条条皱纹。

“委员会认为有三种可能。一种是，这幅画确实是毫无价值的作品。”

“我同意。”

孝弘夸张地举起一只手，亚伯拉罕故意装作没有看见。

“第二种，这幅画平时看起来很普通，但是挂在墙上的时候说不定就成了一种未知的精神安定剂。第三种，也是最后一种可能，就是